



大漠敦煌

裴智勇 | 著
孙铁

一个文化圣地的辉煌与伤心史



大梦敦煌

一个文化圣地的辉煌与伤心史

裴智勇 | 著
孙铁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梦敦煌:一个文化圣地的辉煌与伤心史 / 裴智勇, 孙铁著.
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106-02622-0

I. 大... II. ①裴... ②孙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6360 号

责任编辑:丹 雪

封面设计:周周设计

责任印制:卢晓波

版式设计:黄玉军

大梦敦煌——一个文化圣地的辉煌与伤心史

裴智勇 孙铁 著

出版发行: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665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cfpw@edude.net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昌平北七家印刷厂

版 次: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 /14 插页 /16 字数 /175 千字

印 数:1-10000 册

书 号:ISBN 7-106-02622-0/I·0613

定 价:28.00 元

序 章

发现敦煌

公元前 111 年。汉武帝元鼎六年。

大汉王朝进入极盛，大汉的骑兵，已西出玉门关。四夷来朝，八荒宾服。历史记载：“自葱岭以西，至于大秦，百国千城，莫不归附，胡商贩客，日奔塞下。”

长安城，未央宫，汉武帝刘彻坐在象征无上权力的龙椅上，想到海内升平，疆域扩充，不由有些得意。他望了望下面，博望侯张骞那古铜色的、坚韧不拔的脸让武帝感到欣慰。27 年前，为摆脱匈奴欺凌，张骞主动请缨，率区区百人之队，穿流沙，迎烈日，向西、向西、再向西。饥渴、劫杀、瘟疫……不能动其意志；诱降、挫折、荣华……未能挠其雄心。终于凿空中西大道！

大道既开，天命维新。充满朝气、活力的汉王朝雄风乍起。不数年，号称“天地所生，日月所致”的匈奴单于，竟被汉族骑兵打得落花流水，遁逃西方。两个世纪之后，这个强悍的游牧民族竟在亚欧大陆的东部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在西方，却出现了一个被称为“上帝之鞭”的伟大的匈奴王，使整个欧洲在恐怖中颤抖。试想雄心勃勃的武帝如果知道这个“上帝之鞭”不过是自己的漏网之鱼的后代的话，会不会萌生远征欧陆的念头呢？

武帝想起了霍去病，他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。正是霍去病，协助卫青数征匈奴，流血千里，抛尸百万，令匈奴闻风丧胆，汉旗所至，尽树降帜。霍去病更是发挥汉骑兵的优势，长途奔袭，竟将匈奴的中枢机构摧毁，缴获其祭天金人。“去病真是将才！可惜不能去病……”武帝非常痛惜，霍去病竟英年早逝。武帝命筑坟如祁连山状，前置马



序

章



V

踏匈奴石像，以彰其功，使传之子孙万代。

这时，大将军卫青和博望侯张骞同出朝班，大声启奏：“请皇上分置张掖、敦煌郡。”武帝若有所思：“张开肩臂，迎接四夷，拱卫天朝，是为张掖。敦者，大也；煌者，盛也，大而盛者曰敦煌。两郡分置，内依河西，外控西域。准奏！”

这一年，敦煌郡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。一座中西交流的桥头堡，一个佛教东渐的圣地，一个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岸，一座中华经营西域的重镇横空出世，屹立于沙漠之中。千年以降，敦煌演绎了一首辉煌与耻辱、繁盛与破败、开放与封闭的沧桑之歌。

公元 366 年。前秦建元二年。

敦煌三危山下，两个衣衫褴褛的僧人抬头看看似乎快要爆炸的太阳，饥渴已经使他们的脚步显得沉重。天空中没有半朵云彩，空气似乎也凝住了。僧人已经处于近于涅槃的境地。他们定下心来，口念《涅槃真经》，佛祖的力量从西方净土来到大千世界，来到他们的心里。僧人似乎得到了慰藉，安静地坐在了滚烫的黄沙上。

在静修之中，他们感到一个遥远的声音穿过时间和空间传入心中，那是佛祖的声音。冥冥之中似乎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。僧人屈身合掌，面向西方，口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刹那间，天光变色，彩云朵朵，空气也变得异香——佛的香。僧人遥望鸣沙山上时，金光万丈，流金溢彩，有千佛现身。他们急忙再次跪倒，向佛礼拜。鸣沙山壁上，到处是佛的微笑。僧人似乎看懂了佛的意思，佛在无言之中点化了他们。他们忘记了饥渴，忘记了荣辱，忘记了三千大千刹土。

僧人面对佛光，许下宏愿：要开凿石窟，塑佛真身，弘扬佛法。

他们托钵乞讨，典当财物，一个佛窟，由是而成。后人前赴后继，遂成莫高之窟。

这便是乐傅法师和法良法师。300 年后（武则天圣历元年，公元 698 年），李怀让在《重修莫高窟佛龕碑》里提到了他们的名字。“乐傅……权锡林野，行至此山；……忽见金光，状有千佛，……（遂）造窟一龕。”

斗转星移，阴阳轮回，千百年后，莫高窟虽屡受重创，仍有洞窟492窟，彩塑2200身，壁画4.5万平方米，如果排列，可成一个高1米，长22.5公里的画廊！而这一艺术宫殿之始，乐僔和法良之功不可没也。或是佛祖感召，方有此奇迹？

以后数百年，敦煌渐成佛教徒心中的圣地。

公元1900年6月22日（阴历五月二十六日），清光绪二十五年。

晴。天气格外的好。阳光普照，梵音不绝。莫高窟的僧侣道士们心情也格外地好起来，纷纷走出禅房，迎接佛祖送来的灿烂阳光。

莫高窟的地势，南高北低。在南首岩根部，有一处寺院，名曰上寺。上寺之北，为中寺。上、中两寺原为一寺，今分为两寺，都为喇嘛所居。而北头将尽处，有一所下寺。下寺却是由道士居住。此时的道士姓王，名圆箴——这个名字后来成为学术界熟知的名字——人们都叫他王道士。

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，原来是肃州巡防兵的步卒，退伍后无事可做，迫于生计，便束发做了道士。他云游到敦煌，无处藏身，便投宿于莫高窟，以第143窟为家。王道士粗通文字，能诵道经，说中原话。而此时的莫高窟寺院为红教喇嘛所占，只能诵番经。因此很多人求王道士为他们诵经，王道士的生意竟渐入佳境，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了。

这天，王道士请了一个姓杨的落魄秀才来替他抄经。王道士忙活着，帮杨秀才在第151窟甬道中间摆置了一张文案，放上笔墨纸砚文房四宝，然后便走出来，查看自己的修复工程。窟外正值酷热，在佛窟中抄经反倒是一种享受。杨秀才心满意足地背靠墙壁坐下来，一股清凉直渗心脾，觉得好舒服，心想要再来一袋旱烟就好了。杨秀才瞅瞅菩萨并没有反对的意思，便拿出旱烟来。那个时候，点火用一种芨芨草。点完烟后，杨秀才顺手把没烧完的芨芨草插在背后的壁上。尺把长的芨芨草竟一下没入墙中，变成了一个点。

杨秀才大惊，以为佛祖怪他在圣地吸烟，妨碍了清修，急忙向佛祖磕头。半晌没事，杨秀才壮着胆子去瞧那芨芨草，并无异常。他小



序 章



VI

心翼翼地把芟芟草抽出来,难道里面是空的?杨秀才轻叩墙壁,里面发出清脆的回响。

杨秀才急忙奔告王道士,王圆箎验证之后,两人遂决定到夜深人静之时掘开墙壁,看看有什么宝贝。王道士虽是道士,却没有一点宗教常识,连佛教诸神一并侍奉,尤其对玄奘和尚最为推崇。为了请画师来修复《唐僧取经图》(实践证明这项拙劣的工程是极愚蠢的破坏行动),王道士已经差不多倾家荡产了。如果能在这里发掘出一堆宝贝,就能完成他那“伟大的”修复工程。王道士非常兴奋地等待着深夜降临。

转眼日落,上寺的佛钟响过,漆黑的夜笼罩了莫高窟。整个佛寺显得格外的静谧,只有木鱼的声音透过黑暗传向无垠的沙海。两个黑影蹿到了151号窟的甬道。

王圆箎和杨秀才点着油灯,甬道里顿时佛影摇曳,似乎冥冥中有一个千年不死的灵魂在呼唤,在诉说一个阴阳轮回、盛极则衰的故事。王圆箎和杨秀才几乎同时都感觉到了一种东西: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。这是机缘,也是因果。为什么不是盛世,不是太平年月,而是在这八国联军入京、国家山河破碎的年月发生?

王道士一镐一镐地凿下去,甬道墙壁上的土一点一点地脱落。速度越来越快。两人耳中的佛号也越来越快、越来越响,似乎在为要横空出世的奇迹祈祷。

墙壁崩倒,灰岩弥漫。千年封存的毒气穿过石洞扑面而来,油灯闪了几闪,刹那间熄灭。两人惊恐地叫起来。王道士用抖得像苍蝇翅膀般的手摸出了火石,打了几下,点着了油灯。甬道里又亮起来。

墙壁里面竟是一个门,高不过一人,用泥块封塞,把泥块去掉,出现一条小甬道。进入又是一个复洞,仅一丈左右,不及前一个大。里面有无数的白布包,堆置整齐。王道士和杨秀才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个白布包,一看之下,大失所望:除了十卷经书之外,别无一物。两个人把白布包几乎翻了个遍,里面都是经书,没什么宝贝。杨秀才沮丧地收起镢头走出了石室。王道士却盯上了这些佛经下面垫着的佛幡绣像,“也许这个能卖个钱儿。”

已经黎明,太阳喷薄欲出。在鸣沙山上,又见金光万丈,似有千佛现身。

这一天,是一个应该铭记的日子:埋藏千年的敦煌古卷重见天日!这些古卷,曾经深埋黄沙之中,在苍茫的绿洲之上,回忆着长河落日,大漠孤烟;聆听着千古佛号,万里驼铃。一个个悠远的身影,穿过凝重的历史,来到我们面前。

这一天,又是一个耻辱的开端:这些在地下沉睡了近千年的国宝,重见天日之际,却是惨遭破坏之时。这次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,走来的并不是文化的使者、疲惫的商人,而是一群流着口涎的异邦魔鬼,他们贪婪地劫掠着这里的中华奇珍,使它们流落异邦,还乡无期。

这一天,还是一个伤心的起点:一个对外无能的腐败政府,对自己的国宝表现出惊人的冷漠与麻木。黑心的官僚伸出黑手,对国宝肆意侵占与破坏。愚昧的百姓表现出可怕的无知与愚蠢,面对外人虚伪的谎言与微薄的小利,欣然把祖先留下的宝物拱手让人,留给国人的只是一点惨遭破坏的断简残片。

100多年后的今天,我们遥望敦煌,在历史深处去倾听天汉雄风、大唐盛世,听到的是先人在地球上豪迈的步伐,是他们对不肖子孙愤怒的指责与诘问:我们创造的文明与辉煌,为什么你们连保护它的能力都没有?为什么?为什么?!

两千多年前,敦煌开始了进入辉煌的伟大进军;800多年前,敦煌开始沉默在大漠之中;100多年前,敦煌惨遭侵掠;50多年前,敦煌又吹响了重建与复苏的号角。这一切,正是中华古老文明的一个缩影。敦煌的经历,犹如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一场大梦,警醒着今天活着的每一个炎黄子孙:怎样才能使祖先的辉煌重现?如何才能避免那一段伤心的日子重演?

目 录

序 章 发现敦煌

上篇 煌煌敦煌

第一章 天汉雄风

张骞凿空	/ 3
西极天马歌	/ 10
罗马帝国的黄金之谜	/ 15
海纳百川 终成大器	/ 19

第二章 千佛灵光

“西方圣人灭矣”	/ 22
佛光照在丝绸之路上	/ 29
“敦煌菩萨”竺法护	/ 35
三危山上的金光	/ 39
白马西风第一僧——鸠摩罗什与敦煌	/ 42
玄奘取经	/ 51

第三章 蒙尘岁月

沙州之围	/ 62
白衣天子出敦煌	/ 67
马可·波罗眼中的敦煌	/ 72
白彦虎梦断月牙泉	/ 77

中篇 浩劫敦煌

第四章 神卷重现

王道士凿穿千古迷宫	/ 85
藏经洞石破天惊	/ 88
神卷封存之谜	/ 91
国宝成了“破烂”	/ 97

第五章 佛光下的阴影

丝绸之路重新打开	/ 101
敦煌烧热欧洲	/ 105
勒柯克错过敦煌	/ 109
蒋师爷的阴谋	/ 116
千年石室里的交易	/ 123

第六章 丝路魔鬼

500 两银子敦煌大贱卖	/ 128
荒漠独行侠橘瑞超	/ 135
疯狂的华尔纳	/ 140
沙俄贵族的罪孽	/ 147

第七章 中国人失去机会

国际大盗宴请国学大师	/ 153
官场大盗的敦煌盛宴	/ 155
国人渐已醒	/ 158
秋风道士魂	/ 161



目

录



III

下篇 圣地敦煌

第八章 莫高仰止

- 神的舞蹈——佛光流溢的敦煌壁画 / 165
- 欢乐天国——神奇美丽的敦煌飞天 / 179
- 真身禅影——世界第一的佛教造像 / 181

第九章 敦煌遗书——文化之海

- 百教争鸣 / 186
- 科学史料 / 189
- 医学宝库 / 190
- 文学圣地 / 191
- 史学殿堂 / 198
- 敦煌宝藏飘零四海 / 199

第十章 再造敦煌

- 江南水乡走来“敦煌保护神” / 203
- 百年敦煌梦 / 209

上篇 煌煌敦煌

第一章 天汉雄风

第二章 千佛灵光

第三章 蒙尘岁月



第一章 天汉雄风

张骞凿空

朝阳初升，薄露飘零。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又开始了新的一天。巍巍三危山，矗立在绿洲与沙漠边缘的晨光雾霭中。渥洼水畔，一群野马开始了它们每天的晨饮。远处，一群牧人虔诚地注视着它们。

野马晨饮毕，开始在草原上奔跑起来。其中一匹颜色如火，身长9尺，矫跃如龙，嘶鸣奔腾，迥异凡马。只见它如电闪雷奔，倏忽东西。跑到快处，四蹄腾空，仿佛一团飞行的红云。

“天马，天马！”

伯乐《相马经》云：“马过八尺称之龙。”

虔诚的牧人惊喜赞叹。有的牧人跪拜下去，充满虔诚，五体投地，这是对天马的崇拜，也是对他们生存的这片土地的崇拜。

敦煌，龙之地！

一支汉人装束的队伍立在晨风中，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幕。他们脸上远行的倦色被见到天马的惊喜取代。天马——梦想的代表，天上地上的骏物，把一种浩远的思绪带到他们中间。

自从敦煌属于匈奴人的势力范围后，这里几十年来已经很少见到这么多的汉人了。

这里是上古大帝黄帝、尧、舜的土地，然而，他们的子孙似乎已经忘了这片疆域。

这支队伍就是张骞的西域特使队。张骞，汉武帝刘彻从几千应募者中亲自选定的西域特使，这个曾任汉宫侍卫的年轻人，坚毅、冷

峻的脸上闪着古铜色的光芒，深黑色的眸子里燃烧着狂热的梦想。此刻，他也为这天马，还有这片龙之地泛上一阵虔诚的思绪。

他的助手拉开了弓箭。甘父，传说中已超过古之神射手纪昌的勇者，将要向天马射出他的利箭。张骞摆手止住了他。

任何凡间的箭簇，都不应该射向这天上地上的骏物！

天马骄傲地飞行驰骋着。四蹄舒展，长长的红鬃毛飘飞在风中。天高地阔，仿佛满足不了它那无限辽阔的驰骋之梦。凡人的赞叹，也无法道尽它的骏美、它的健硕。一声龙鸣响彻天地，天马渐渐奔向三危山，奔向山那边更为辽远的疆域，只留下一道炫目的影子。牧人们又匍匐了下去。

《神农纪》曰：“炎帝之世，其地……西至三危，莫不从化。”

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曰：“昔神农之治天下也，其地……西至三危，莫不听从。”

《舜典》曰：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欢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。”

《禹贡篇》：“黑水、西河惟雍州。弱水既西，……三危既宅，三苗丕叙。”

三危，一片极为广阔的土地，因上古地域命名不发达，故以最先得名的三危山名之。那是炎黄先民的土地。

周穆王曾乘八骏到达这里，并西至昆仑，与西王母相会。这天马或许就是八骏的后代。

在汉王朝有知识的人中间流传着：大月氏人、乌孙人居住在三危山与祁连山一带。大月氏，一个强大的民族，控弦 10 万，牲畜无数。张骞此行的任务就是寻求与大月氏结盟，夹击匈奴。

在巍峨宽广的未央宫里，雄武英发的汉武帝刘彻对张骞说：“朕要伐匈奴，洗祖先之耻，你要为朕断匈奴右臂。”“断匈奴右臂者”，联结大月氏也。接着，武帝粗略地勾勒了一个开辟疆土、缔极盛之世、宣威域外的梦想。

年轻的张骞热血沸腾。辽阔的疆域、繁荣的盛世，而他要为此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。

可是,当他历尽艰辛到达这里,却找不到大月氏的踪影!控弦 10 万的强大民族,已经被逐出了他们生活的土地,迁向更遥远的地方。

张骞收回了思绪,回到眼前的难题上。

这里的牧民告诉他,这里现在叫做“敦煌”。牧民们发着“敦菟”的音,张骞脑海里立即浮现出“敦”、“煌”两个汉字。

敦者,大也;煌者,盛也。

敦煌,正是汉王朝的梦想!

从此这个地方就以“敦煌”这个名字进入汉民族的历史。

那么大月氏为什么不在?他们是不是遭遇了什么大灾难?

听说他们已经迁到伊犁河去了,或者又已迁向别处。

开始,大月氏逐走了乌孙人,并击杀其首领难兜靡。乌孙人投向了匈奴。接着,匈奴进攻大月氏。在匈奴强盛之前,从不敢对大月氏侧目而视。可是,在进攻大月氏时,匈奴已有控弦之士 30 万。大月氏只好把这片富饶的土地让给了汉王朝的敌人。

肩负远大使命的张骞在此踟躇:是返回长安向武帝报告使命的失败,还是继续向西追寻大月氏人的足迹,完成未完的使命?

向西,是莽莽沙漠,瀚海无边,还有凶猛的怪兽、不测的敌人。向西,是否还能魂归天朝?

张骞犹疑了。

他的肩上,一边是汉王朝强盛辽阔的梦想,一边是汉皇室世代不忘的耻辱。

当年,高祖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,被围白登,几乎全军尽没,史称“白登之困”。

娄敬向高祖建议“和亲”,以公主嫁给冒顿单于,并送丰厚的陪嫁。娄敬说:“冒顿活着是陛下的女婿;死了,陛下的外孙成为单于。难道听说过外孙敢与外公抗礼的吗?”高祖许之。于是,一个宗室女子在屈辱的境况下嫁到了匈奴。从此,和亲成为汉王朝对匈奴政策的惯例。

高祖死。冒顿写信向吕后求婚。信中说:“你的丈夫是皇帝,我也是皇帝。你丈夫死了,你也不好意思改嫁给臣下,那就嫁给我吧。”是

简单的逻辑，还是有意的侮辱？势力煊赫的吕后在匈奴兵威之下，也只好委屈地说：“老寡妇是不祥之人，不足以奉单于。”

如果张骞返回长安，这种奇耻大辱将难以洗雪。

更加重要的是，世代和亲，卑词厚币，并未换来边疆的安宁。匈奴贵族们经常带着他们剽悍凶恶的骑士南下，侵占土地，抢劫财物，掳掠人口。

汉民族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，开疆拓土的梦想遇到了阻力。

张骞下定决心，继续西进。

“我们要到达所有天马驰骋的土地！”张骞向属下宣布。

兴奋的人们翻身上马，向天马奔逝的方向驰去。

一片辽阔的梦想伸展开来。

远处，一队匈奴人正追袭过来。

在追寻大月氏的征程中，张骞一行人不幸被匈奴所掳。被扣押11年后，张骞和甘父两人终于找到机会逃出匈奴人的魔掌。11年的岁月流逝并未消磨张骞的梦想，他和甘父继续西行，去完成未竟的使命。

当张骞到达大宛后，行程就比较顺利了。大宛王一直很想与汉王朝建立联系，因此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欢迎张骞的到来，并派翻译、向导送张骞到了康居国。康居王以同样的友善招待张骞，并护送他到达阿姆河流域。

这是大月氏最后定居的地方。当张骞到达这里，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：水草茂盛，牛羊肥壮，地广人富。大月氏人生活得自在快乐。

张骞求见大月氏王，提出夹击匈奴的请求。

“我们的族人在这里生活很美好，我们不想回到河西去了。”大月氏王断然拒绝了张骞的请求。

张骞说：“殿下难道不想报匈奴之仇吗？”匈奴至少对大月氏发动过四次以上的大袭击。第三次袭击，迫使大月氏从敦煌、祁连间迁走。第四次袭击，迫使大月氏迁向更南的地方，大月氏王于此次袭击中被杀，其头被匈奴单于用作酒器。